

外省书

张炜
著

漓江出版社

张炜
／／／著

外省书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省书/张炜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407-3667-5

I. 外…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7881号

外省书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代周阳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唐 珊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3667-5
定 价 18.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卷一	史珂	001
卷二	史东宾	020
卷三	鲈鱼	037
卷四	师辉	059
卷五	肖紫薇	078
卷六	狒狒	098
卷七	史铭	114
卷八	元吉良	136
卷九	胡春旂	146
卷十	马莎	166
卷十一	真鲷	179
附录	京城过录	197

卷一 史珂

史珂一踏上这条小路就有点后悔。前边是那座孤零零的大屋子，它压在一片杂树林子里，黑乌乌沉甸甸。他像被它的磁力抓住了似的，每一次都要迎着走过去。屋里有个行动不便的人半坐半卧在大炕上，旁边站着他的外甥女。炕上的人每扫来一眼都令史珂不悦，他开始坐立不安。他心里说：我这回是来告别的……杂乱空旷的大屋子简直汇集了全世界的隐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四周弥漫。再到哪儿去呢？他徘徊，踌躇，磨蹭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坐到了炕边那把破藤椅上。他接过姑娘递来的一杯老茶吸吮着，开始怜悯自己。他知道炕上那个高高大大的家伙已经是他的朋友了，他们大概无法分开。

秋天刚刚来临，这个额头鼓鼓的四川籍小女子就采来了菊芋花。她何等尽职，这会儿已经在屋角生起了废油桶改制的大火炉，烧好了洗澡水。屋角挂了浴帘，遮住了当地出产的一个粗陋的大浴缸。每天一早，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总是浸了苦艾、桂叶、拳参、冬青一类草药，她给他搓洗，呵斥，直忙到九点多钟。史珂每次进门都要迎着满屋刺鼻的草药味，透过水汽看那家伙歪在炕上读书。满头披挂水珠的外甥女笑吟吟的，一见他放下书就走过来，听着他对来客数数叨叨。

“你看看这孩子的头发，我的老天！密匝匝苘麻一样，一把都攥不

透。她的小嘴儿一天到晚湿漉漉的。鼻子翘翘着，脑瓜四周全是小绒毛儿……我这辈子也没见这样的小脑瓜。老天，胸脯上趴了两只小鹌鹑，一天到晚沙啦啦沙啦啦……”

史珂额上的血管突突跳。他砰一声搁了杯子。

“我不说了，再不说了——这总行了吧？哎哟我的老伙计……”

姑娘到浴帘后面去了，大概是放掉洗澡水，传来哗哗的水声。她再次回到炕边照料病人：“你呀，你呀！”她推搡他，把毛巾围上他的下巴。史珂低头吮茶，像打瞌睡一样。他心里又在琢磨：自己真不该再到这里来了。

二

在试着做出那个决定之前，史珂就知道自己会多么孤单。他可怜自己。如今走在通往衰老的路上，害怕孤单了。四年前走出京城，凡能携走的杂七杂八他都带回来了。这儿是他的出生地，他就呆在这儿了。京城太喧闹，一辈子都太喧闹。叶落归根吧。老友们为他惋惜：今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他笑而不答，只顾收拾东西。其实京城已经没了亲人，早就没了。而在故土，他至少还有一位侄子呢。离京前一年他去了一趟美国，哥哥史铭在那里定居。他一说自己的打算史铭马上赞同：回老家吧，京城有什么好待的。你回去，史东宾会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

史东宾是史铭与前妻之子。正如史铭所料，侄子对归来的叔父处处殷勤。史珂并不喜欢这样，因为他知道殷勤这种东西不能持久。果然，一年之后他就不得不从侄儿家搬走了，搬到海边的一所孤屋中。屋子建在河湾一带的防风林中，原属祖产，早已破损不堪。侄儿当时一边咕哝“简直是疯了”，一边抓起手机呜呜哇哇一阵。只几天时间，他手下的人就把一个陋屋修好，把老人请了进去。

真正是傍海而居。突然而至的沉寂中，史珂知道有什么新东西要开始了。这年头无边的时髦围逼过来，新东西却不多。他欣喜四顾，觉得崭新的时间正从脚下滋生。好好回忆的日子来到了。它在京城没有，在

浅山市侄儿的家中也没有。市区与河湾之间有两个村落，所以这儿偶尔有人捕鱼采菇。这些人并不妨碍回忆。他刚刚与之对应几句，他们立即惊呼：“京腔儿！”史珂心头一动。他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努力操练故语，总是毫不留情剪除儿化音，最大限度减少卷舌动作，可最终还是被人指认。这很像在京城的情景——当年无论怎么用力，人家一仄耳朵就明明白白。一个主要元音的轻微卷舌处理不当，外地人身份即暴露无遗。融于京城的急切和苦恼一直伴随，直到今天，直到全部努力戛然而止——一种逆向过程却刚刚开始。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含辛茹苦消除自己的声音标记，真是生之烦恼啊。相互熟悉一些了，对方难免要询问做些什么啊妻子儿女啊。只能沉默。好像多年来第一遭面对这样的问题：四十余年置身于一个显赫的学术机构，却没有一本著作。妻子已经辞世；儿女，没有。他的脑际倏然闪过一位西方诗人哀伤的句子：“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 / 我虽已年过四十九岁 / 却无儿无女，两手空空，仅有书一本。”这诗用在自己身上还需几处改动：改年龄；“仅”改为“没”。这一改何等了得。他闭上眼睛。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旁观者，一辈子都在看、看。我的无用的人生啊。史珂曾试着把“旁观者”三个字换成“目击者”，心头一热。

林中孤屋的无眠之夜，时钟的嘀嗒像在提醒自己身处荒凉。他记起史东宾的威胁：现在可不是过去，村人野性忒旺，抢劫杀人是常事，你一个人待在那里难保太平，除非派去一个加强连……蒙面大盗不来，史珂还真急呢。总之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该做点什么了。读书，回想，而且要有笔记——说不定最后也会凑成“书一本”。午夜闪过一个美好的面容。“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一句出口，自觉热泪涌出，摸了摸脸上却是干的。

三

独居不久，他得知离河湾不远还有另一位老人：油库看守。一种特别的欣悦在心底漫开……后来的结识却令人失望。原来那人是一个被抛

弃者，所谓的“刑满释放分子”。而且服刑的原因属于流氓罪，情节特别严重，在监狱几进几出。当地人都不愿接近这座大屋。丛林阴气很重，到处生满苔藓，猫头鹰大白天呼叫。因为那人犯罪的性质，他的妻子已经多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他。唯一的女儿与母亲同心同德，从不走近父亲一步，直到一年前他患了中风，高大的身躯忽然仆地，女儿才开始出现在那座大屋里。

史珂就是在病人大致能够自理的时候迈进门槛的。他发现这个油库看守简直是个巨人，仪表堂堂，有一双热情逼人的大眼，额上的几绺银发火焰一样飘动。他一见了史珂就哈哈大笑，声震屋梁，只一会儿工夫就与来客相熟得不得了。日子长了，史珂从这豪爽中感到的却是深长的寂寥。他叫师麟，南方人，曾是一位立过战功的军人。“我正经有几个战友呢！”师麟咧着大嘴。他让史珂干脆直呼自己的外号得了：鲈鱼！他的大眼也斜着，“了不起的一种鱼啊，鱼类图谱上说它‘口大，下颌突出；银灰色，背和鳍有小黑斑。栖息于近海——性凶猛’！”

他搬弄出一大摞书给史珂看，原来是一册册动植物图谱。“我愿意搞通它们的一些原理，有时一整天都在翻弄它们。这等于是按图索骥。真不容易啊，不看不知道，咱这儿的百合有六种；为了搞明白刺猬性交，我差不多整整花了五年时间……你也选个动物做外号吧，不用不好意思——下次我为你取一个！”史珂没有吱声。他发现这个南方人尽管一生多半时间都住在北方，孔武高大，可声音的标记还是保存下来。儿化音走向衰亡，语气助词极为夸张。史珂盯住对方的阔嘴，真想看到元音怎样在那个平坦的大舌头上打滚。

那天余下的时间是参观领地。主人居住的大屋子南北向，最东边的两间坍了，剩下的完好部分也足有六十平方米。这个未加间隔的大空间里有火炕、炉子，特别是有一个大澡盆。火炕大得出奇，长宽都在两米半以上，足可睡好几个巨人。炕头以及旁边的书架上都堆了不少书。史珂特别注意到这儿没有一件电器，不要说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篱笆院内，西边是南北向的水泥平台，那曾是废弃的油库；里面黑洞洞的，一只胖胖的黄毛大狗走出，“鲈鱼”马上问它：“老憨，俺进你家看

看？”黄狗一声不吭。靠篱笆种了不少蔬菜。各种小动物在院中浮土上留下了杂乱的痕迹。

这里的茶苦极了。史珂认为这是一辈子喝的最苦的茶。“鲈鱼”说：“你的话太少了。”史珂未应。“为什么？性格？”史珂摇头。“鲈鱼”一哼：“你的性格活像我们‘老憨’。”

当时“老憨”正站在门口，忽然扭头向外，尾巴摆动不止。“鲈鱼”赶紧下炕，拖着右腿快走几步，下巴开始剧烈抖动。

史珂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姑娘正走进院子，或许已经在栅栏门前站了一会儿，这时就要迈进屋里。她修长，白皙，一头短发漆黑发亮，几乎一进门就把下午的温煦和光明携来。史珂只一瞥，心头就动了一下。那是一个奇异的感受猝不及防袭来的结果。她站在那儿，让人不敢多看一眼——可这时笨拙的“鲈鱼”竟拖拉着身躯上前搂住她，一下一下抚摸起她的头发。“哦哟我的宝贝！我的……”他把她手里的东西飞快取下，急急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我的阿辉——你看看吧！”

史珂发现师辉脸上泛出一丝微笑。“鲈鱼”目不转睛看女儿，嘴巴半张，下颌突出，露着一排整齐的下齿。真像一种鱼。他哭了，泪水顺着鼻侧流下。他转而介绍史珂时语气夸张，师辉咬着下唇才没有笑出来。“史叔叔好。”礼貌，矜持，多么标准的京腔。卷舌音恰到好处，清擦音完美无缺。史珂直到离开的那一刻还在惊讶，弄不明白这个姑娘究竟怎样掌握了那套复杂的发音技巧。只有他知道这多么难，他为此奋斗了四十年。

四

又是午夜。史珂打开收音机，听了两句摇滚又赶紧关上。“有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摇滚’。”他在笔记前怔着。深浅不一的笔迹，每天的只言片语。少而精，字字戳准。今夜刚写下几个字笔就松了：“他高大魁梧，身体状况很糟，但精力旺盛。”反复端详了一会儿，再添一行小字：“谁知道，这人也许是个善良的色鬼。”

关于他的女儿师辉还没有记上一笔。因为无从下笔。真怕不经意戳伤什么。唯有嫉羨。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却有这样一个女儿。她孝顺，体贴，也许是背着母亲来探望父亲了。是啊，谁有这样一个父亲都没有办法。史珂不由得将自己与那人做了一番比较：都进入了老年，不过自己比对方年轻一点——这也许是极重要的一段光阴，都独居市郊丛林，我有收音机，他没有；不过他有一个懵懵懂懂的黄狗“老憨”。他有一个女儿——一想到这里就沮丧。她那口纯净到透明的京腔直到这会儿、直到午夜了还在耳边回响。他骂了自己一句。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挨弃的时刻，是独自一人回到了偏远省份。真的，京腔不足为训……这就是一个老人的判断，他饱经沧桑……至于美丽的师辉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与那个不道德的家伙比了一会儿有的和没有的，想躺下睡一会儿了。可是刚刚闭眼又想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我还比他少一个外号！像赌气似的，他最后向着黑洞洞的窗户吐出一句：“我比你多了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

说完了才发觉这句话很像书面语，笑了。书生，然而……怎么也摆脱不掉无儿无女的哀伤，这都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啊！那家伙让他触了个“大景”：孩子嘛，要么没有，要有就得亭亭玉立，惊世骇俗。史珂今夜不能原谅自己和妻子了，尽管妻子像个美妙的谜语一般。妻子也有责任，她不生育或是拒不生育。能力和态度压根就是两个问题啊。如果她能够再积极一些，如果做最后的一把努力，也许结局就大不一样了。

与自己不同，妻子差不多生来就有外号。她叫肖紫薇，字面上足够雅致，想不到却隐下一个滑稽的谐音：小刺猬。他这辈子大多数时间都这样叫着，即便在激烈争吵时也不例外。只有一段特别的时光他舍弃了这个称谓，那时他的心破碎了。史珂永远不愿回想那些日子。比较起一生中的这段遭遇，其他困苦磨难简直算不了什么。他在内心深处一直忍着，忍着没有离开京城。当时如果说出这个想法准会吓一跳：疯了吗？一个人要奋斗多久才能跨进这个“中心”！是的。可忍着也是真的。早就该走了，然后，走了。

他们没有替别人算一笔账，所以才惋惜。要知道一个人在京城呆了四十年，一俟妻子过世，也就双手空空两眼茫茫。当他失去了爱妻、学问、朋友、梦中情人，也许还有支撑他活下去的——对世道人心的信任，最好的结局也许就是拍拍屁股回老家。

奇怪的是一夜未眠，早晨却无倦意。史珂热了一碗米粥喝下，觉得很好。简单的食物是抵抗那帮王八崽子的良方之一，回想与史东宾合住的日子，早餐也是个麻烦。在侄儿的带领下，侄媳和孩子都起劲地研究西洋菜谱，中餐晚餐动不动就要吃半生不熟的牛排猪排，而且天色稍晚必要拉灭电灯点上昏暗的蜡烛；饮用的东西一概加冰，胃受凉了就大口喝健胃冲剂。早餐要有火腿咖啡牛奶，单面煎蛋和色拉。保姆已经更换了三次，辞退的主要原因是她们拒不接受洋人礼数。史珂已多次向侄媳提出喝一点粥、吃一点四川榨菜，对方总是充耳不闻，还说：“去国外是早晚的事儿啦，如果现在不能适应……”史珂搬离他们当有更大理由，但起码饮食可以自己抉择了。侄媳按时让人送来做粥的大米和玉米粉，咕咕哝哝，说人啊，弄到最后还得认命。史珂开始不解，最后才知道她和史东宾曾找人为他算了一卦，卦辞大意是孤身一人不得善终之类。她和史东宾断定他要毁于荒村野盗之手。

上午八九点钟的野鸡叫个不停，此起彼伏。史珂舒展一下双臂，迎着近处的几声呼叫念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举目四顾，心里还没有成形的念头，两脚却向着一个方向移动起来。又是冲着那座孤屋去的，他骂了一句。

这次一进门，“鲈鱼”就手捧一册图谱迎上来，拍打着：“看看吧，你的外号有了。琢磨这事儿可不是个轻松的活计啊。”史珂见又是一条鱼，一条何其漂亮的鱼！“鲈鱼”指点文字部分念道：“真鲷，体高而侧扁。红色，有淡蓝色斑点。头大口小，栖于沙砾海底……一种上等食用鱼。”他大叫：“啊哈，真是像你啊！‘头大口小，体高而侧扁。’——你看多像啊！还有，它的模样总像在庄重地思考，实际上不过是一道美餐。瞧这多像你们啊！”

史珂听得浑身灼热，在心里问：“你们”包括谁啊？

五

自从有了外号，史珂一走到镜子前就要多瞥几眼。他不得不钦佩那个人出色的洞察力。真的，这家伙的目光入木三分。自己的头颅，唔，由于身材单薄的缘故吧，显得有些大了；“口小”，是的，以前“小刺猬”也这样说过：“你这个小嘴儿。”那么圆润的儿化音只有地道的京城人才发得出。羞愧啊，自己那时连平声字都说不好。至于“体高而侧扁”，那是再明白不过了，瘦高个子嘛，扁平身材嘛。最让史珂诧异的是其他——“庄重地思考”。是的，许多人一生都在沉默，那堆积得如同山峦一般的冥思苦想啊，有什么用？它们甚至没有痕迹。很容易就被吞噬，所以……“美餐”！不必列举了。史珂认为自己也要设法弄一册鱼类图谱，以便随时端详真鲷那庄重的面容。

除了读书，就是忆想和记一点笔记。如今时间多得不得了。这不像在京城，那里的会议啊、讨论啊、种种消息的纠缠啊，还有无法言说的其他，总让人觉得紧迫之极，连去卫生间的工夫都没有。他那时像孔子——不是盯着一条河，而是看着哗哗冲下的自来水惊呼：逝者如斯夫！逝者未曾归于洁净的下游，而是马上跌进了脏臭的下水道。真让人痛悔失声，不堪回首。现在呢，一切重新开始，让“逝者”有个体面的去处吧。为了抵御那个老油库的诱惑，他想在屋前垦一块园圃。不仅是种种菜蔬，而且要有四季照料的庄稼。小麦、玉米、高粱、花生……要接受它们带来的各自有别的信息。嗯，是这个意思。

他去市郊杂货店添置几件农具，然后干了起来。也许是他噗噗刨地的声音惊动了十几里外的侄媳，她第一天就驾车赶来了。她珠光宝气地站在屋檐下，手搭眼罩望过来。当时是北风，所以他马上嗅到了浓烈的脂粉气。这是史东宾的第二个女人了，年轻，有极力敛起来的一股浪劲儿。她高耸的乳房主要得力于两块大海绵，史珂总是尽力避开它们。他是叔父啊。可恨的是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人生阅历啊，过来人的知识的总和啊，很多时候总是加重了人的难堪。她喊叔叔了，他只得放下锄头

走过去。

她上上下下端量，为他摘去胸前的草屑。两块大海绵。她笑得鼻子蹿起，像发现了叔父的新趣。她回身招呼一下，有个小姑娘从车上搬下一些吃的和用的。史珂像过去一样拒绝，东西也像过去一样放进屋里。小姑娘又回到车上了。侄媳坐在无漆木桌前。这张桌子大约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洁净淳朴，是史珂最喜爱的一件器具。他为喘息加剧的侄媳倒了一杯茶。她抓起来一饮而尽，说：“俺自己叔俺从来不嫌，别人家老头倒茶俺才不喝。”史珂立刻有感激生出来。他这一会儿觉得，这个侄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什么时代了啊。她站起，在屋里走几圈，在炕前站站，按按枕头，捏捏被子，叹息连连：“看看吧，也没有个电视，也没有个女人。男人得照料啊，男人离了女人不行啊！”

她直盯盯看着史珂。史珂觉得她的眼睛是成熟和智慧的结晶，一个男性，无论多大年纪在它的照射下都会无可逃匿。“叔叔，本来呀，我和史东宾晚上合计，要给你请一个保姆。后来又一想不行。你年纪大了，不过也大不到什么都做不动的地步。所以，万一时间长了出了什么事，反招麻烦。”史珂及时从中捕捉几个关键词：“晚上合计”、“做”、“出了什么事”。他想说：你们“晚上合计”的不对，我不“做”，也出不了“什么事”——但保姆是不要的。他这样想了，没有说。他常常把“想过”代替“说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我和史东宾白天合计，干脆吧，就明媒正娶一个。婶子早就不在了，你也还好。看看刚才抡镢头那股劲儿吧！东宾公司里有个吴妈，做会计的，一个人十几年了没有一点儿风声，她这一两年也有意。人常看电视，想通了。”史珂听到最末一句脱口应道：“可是不看电视。”侄媳并未在意，说下去：“照理说这不是我们晚辈该问的事，不过有话还是得说说。男人独身长了对身心都不会好，各种病都会得。不愿说话，再不就痴狂，都是淤出来的毛病。也不用不好意思，直话直说吧，什么时候都得‘阴阳交合’啊！顶多明天后天，我把吴妈领来看看。要能住到一起，我和史东宾也就省心了。”

“你可千万别让那个吴妈到这儿来。我也不是好惹的……”史珂用

这样一句结束了与侄媳的谈话。她离去了。他望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又怀疑自己刚才那句话只是想过了，而没有正式说出。糟了，要耽搁大事了。

六

开垦告一段落时，他终于再次去了老油库。那天“鲈鱼”正好从浴缸里爬出来。史珂看着他发达的胸肌和背肉，看着水珠在富含皮脂的地方滑动，忍不住心中的惊叹。“鲈鱼”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至少会活一百二十左右；小零头还说不准。”史珂吐出一句：“可你已经得了一次中风……”“那不碍事！那不过是气血太旺的缘故——想想吧，一头雄狮困在六七平方米的小屋中，我是指监狱，还不得病？”他望着窗外，右手按上胸脯，吟哦一般：“我啊！”史珂笑了。对方迎着他闯过来一步，“你可不能对我存有偏见，存一丝都不行……其实那算什么啊，那不过是极左时期的刑事儿……到了现在，提倡还来不及呢！”史珂怀疑自己听错了那个关键词。

巨人在屋里踱步，低着头，撩起缠腰的浴巾擦脸。泪水不停地涌出。“我真是爱她们，一个一个，真爱。她们或迟或早也爱上了我。那些小脸儿呀。我在狱中没事了就是读书，想她们。人哪，为这个坐牢真是天底下最无公理之事！有些人只会恨、会忌妒。一个预审官咬着牙对我喊：‘王八蛋，我恨不得阉了你！’他们一点一点挖别人的隐私，毫无廉耻。”

为了打断对方的叙说，史珂问起了他的女儿。“鲈鱼”双眼瞬间发亮：“小‘考拉’？唔，这是她的外号，澳洲才有的小树袋熊……她是忙啊。世上没有比她更牵挂爸爸的了。她在市郊一所中学教书，多美好的职业啊！她一来就带书给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在读书——我们之间更多使用书面语交谈，文雅生动，其乐融融……”史珂听得眼睛发热。“鲈鱼”手撑窗框：“不过我也该找个帮手了，免得孩子牵挂。我已经给四川的姐姐发了信，外甥女正好没事干，她会来服侍我！”

那天他从老油库回来，穿过灌木林，踏上松脂迷漫的小径，一眼就望见自己的棕色屋顶了。当他快步踏进刚刚垦了一半的园圃，看着被翻挖出来的木天蓼的嫩茎、那一球球卷起的茶草根须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原来是一高一矮两个女人，离她们百米之外的路上有一辆车。高个子是侄媳，矮胖一点的肯定是吴妈。坏了，麻烦不期而至，她该不是绍兴某镇的那个女人吧。史珂脚步踉跄，故意不看吴妈，只看侄媳，只任她拍拍打打：“瞧这身土啊，草籽都粘了一襟子。我就知道你走不远，不过是在四周转悠，你们这种人就是喜欢大自然——‘芝麻盐’；我和吴妈说了，咱们等！”史珂点头：“嗯。”侄媳笑吟吟追问：“你刚才到底去了哪里？”

“老油库。”

“天哪！你去了那里？”侄媳的呼叫尖利吓人。吴妈嘴里马上发出了“啧啧”声。侄媳对她说：“他肯定是不知道里面的事情！那家伙是个惯犯，前些年要不是因为有点小功，也许早就毙了，是吧是吧？！”吴妈答一声：“能矣！”

史珂发现吴妈有纯正的当地口音，而且与当地老人一样，保存有一部分古语。他至少喜欢这个“矣”。在为她们开门之前，他匆匆瞥了她几眼。吴妈顶多有五十左右，大眼，纹过眉，嘴巴大而丰厚，像他在京城见过的一个女歌手的嘴巴。有这种嘴巴的人定能咀嚼生活。这不，她一来就装出一副贤惠的样子，一直把双手合在胸前晃动。

她们坐下。史珂转身取杯子时想：不过这个女人并不丑；实在点讲，比自己长得强多了。嗯，会计。“多浓的茶啊，喝吧，这就是他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苦茶。”侄媳让着吴妈，吴妈含笑。吴妈的乳房至少大常人一倍。目光触点不当，抱歉。史珂咳了几声，吴妈说：“如果有些冰糖……”史珂端来糖罐，吴妈摇头：“我是说你的咳。”侄媳鼓掌：“哎呀这个体贴！”吴妈推她一把。侄媳偏问：“以后也能这样？”“能矣！”

七

总是白天伤害了夜晚。夜气徐徐环绕如同孩童的呼吸，可白天总是有些旋风，搅起尘埃久久难息。每逢这时史珂就打开硬壳笔记，“这是史珂难堪的一天，”他写道，“胀痛，忍耐，含蓄地恨着。”“恨”字重了，却无从替换。他知道自己真要解决伴侣问题，也不必挨到今天了。自从“小刺猬”走后，他就一直张望着她的背影。这是他不能再娶的原因，但还不止于此。“对于女人如同对于这个世界，我只有张望。”“虽然离开了京城，但全新的生活并没有开始。”刚写上的这一句让史珂觉得妥当，真实。当然是这样，一张口就有残留的京腔，有当地人讥笑的卷舌音——他有一次亲耳听到有个顽皮的小伙扭头对同伴说：“我真想伸手把他的舌头捋直！”他们几个大笑。他丝毫不责怪这种粗鲁，因为自己像他们这般年纪初入京城，听着一城“鸟语”也产生过类似的激愤。不过他那时更多的还是自惭形秽，是急躁。折磨人的声音啊。

真要写成一本书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呢。写书需要一种力，而自己这种力是被一点一点破坏掉的。记得三四十岁这一段在纸上写起来多轻快。可惜不被理解。有人，即那些厉害的角色捏着他刚写的几页纸抖来抖去，啪一下压在桌上，呵斥说：“你是怎么搞的？一点火药味儿都没有！算了，你就别写了！”于是他就不写了。“小刺猬”说：“少写少招祸。”但祸是劫数，是必要遭遇之物。它不一定要落纸生根，因为它可以化为声音从口中吐出：夹带着几乎永远无法掌握的阴平字，完全搞糟了的清塞音，可怕地传递开去。记得是四十周岁的第四个月份，正所谓青黄不接的季节，他被带走了。

在五十往六十过渡的时段，史珂盘点个人仓储，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寒酸的人。仅留下一些短章，而且互不连贯；它们往往在一个命题下刚刚开头就停止了，就像他等待展开的人生。这段时间他有了一个可贵的觉悟，即人的一生不必写同一种文字。怀着一些新的冲动，他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表述。很快写成了，像过去一样找一个信得过的权威鉴

定，以接受苛刻的挑剔。这个人却为他推荐了另一位新秀：四十余岁，近视眼高颧骨，谈吐中常捎带出一两句别扭的外语。此人屈尊来到寒舍，手捏史珂写成不久的那篇东西，笑而不答。他们去吃饭，对方喝了许多酒。再次回到家里坐定，史珂就觉得一张脸被他刺得生疼。史珂一再回避这目光，知道它在玩味一位老人。这人开口了，一边说话一边揉搓烟蒂，使了很大的劲儿：“你怎么能这么写呢？你这种写法至少落后了一百年！”

史珂并未沮丧，更没有愤怒，因为他这辈子被呵斥惯了。他只是请教：“是的，不过，应该怎么写呢？”“我也说不明白。”“那……我怎么办？”年轻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停下，一手按在桌子上。史珂看到对方额上有一条小血管在突突跳动。显然，这个人激动了。真的，这次他一开口就怒气冲冲：“真正的现代主义，当下，我是指一种进行时——的写作，应该有精液、屁、各种秽物，再掺几片玫瑰；特别是精液……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也是对你负责，算了，你还是别写了！”说完不再理会对方，抓起一包烟就走；刚转身又看到桌上有一盒咖啡，于是边咕哝边装入口袋。“你也能喝这个？”用力一带门，走了。

那个夜晚真是孤单啊。他知道那个人是酒后吐真言。二十多年前的呵斥也是这样严厉，最后一句也是：“你别写了！”那好吧。做出这个决定虽然痛楚，虽然不甘，但人总要服从命运：或主动或被迫。眼下的午夜，他伸开手掌就能感到光阴在指缝里缓缓流过。如果服从了命运，那么自己的一生就只能大致分为两段：前一段是胆战心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后一段则是个眼巴巴的旁观者。我还能做什么？不能矣！

黎明时分有人敲门。史珂的头在枕头上转动一下。敲门声先是和缓，后来声声有力。从敲门声上就能听出来人的自信和多多少少的蛮横。他应一声爬起：“谁呀？”“我，吴……”史珂的手立刻抖了一下。他第一个反应是迅速理了一下头发，一边说“请稍等”，一边飞快洗了一把脸。他拉开门门的那一刻知道自己是厌烦的，仅有一丝好奇和男性的某些习惯。他做梦也想不到对方会这么主动和神速，要知道从史东宾的公司到这里来有二十华里呢。